

基督山

(法)大仲马 著
汪洋 译

伯爵 下

LE COMTE DE
MONTE CRISTO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基督山

(法)大仲马 著
汪洋 译

伯爵

下

LE COMTE DE
MONTE CRIST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督山伯爵/(法) 大仲马著; 汪洋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80225-573-9

I. 基… II. ①大…②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3067 号

基督山伯爵

(法) 大仲马 著

汪 洋 译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责任印刷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杨 金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版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62.5

字 数: 1143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573-9

定 价: 55.00 元 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(上)

第 1 章	船到马赛	001
第 2 章	父与子	009
第 3 章	迦太罗尼亚人的村子	015
第 4 章	阴 谋	023
第 5 章	订婚宴	029
第 6 章	代理检察官	039
第 7 章	审 问	047
第 8 章	伊夫堡	054
第 9 章	订婚之夜	061
第 10 章	杜伊勒里官的小书斋	065
第 11 章	科西嘉岛的食人魔王	071
第 12 章	父与子	077
第 13 章	百日王朝	083
第 14 章	两个犯人:一个愤怒,一个疯癫	089
第 15 章	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	097
第 16 章	一位意大利学者	107
第 17 章	神甫的囚房	114
第 18 章	宝 藏	129
第 19 章	第三次发病	138
第 20 章	伊夫堡的坟场	145
第 21 章	狄布伦岛	149
第 22 章	走私贩	155
第 23 章	小岛基督山	159
第 24 章	秘密洞窟	164
第 25 章	一个陌生人	168

第 26 章	杜加桥旅店	171
第 27 章	回忆往事	180
第 28 章	监狱档案	190
第 29 章	莫雷尔父子公司	195
第 30 章	九月五日	203
第 31 章	意大利水手辛巴德	212
第 32 章	醒来之后	228
第 33 章	罗马强盗	232
第 34 章	显 身	252
第 35 章	锤 刑	270
第 36 章	罗马狂欢节	281
第 37 章	圣塞巴斯蒂安陵墓	295
第 38 章	一个约定	308
第 39 章	神秘来客	314
第 40 章	早 餐	331
第 41 章	引 荐	341
第 42 章	管家贝尔图乔	351
第 43 章	奥特伊的别墅	355
第 44 章	为亲人报仇	361
第 45 章	血色夜雨	378
第 46 章	银行贷款	389
第 47 章	有白斑点的灰色马匹	400
第 48 章	交 锋	411
第 49 章	海 黛	421
第 50 章	莫雷尔一家	425
第 51 章	两个相爱的人	433
第 52 章	药 物 学	442
第 53 章	恶鬼罗贝尔	455
第 54 章	公债风波	469
第 55 章	卡瓦尔康蒂少校	478

(下)

第 56 章	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	487
第 57 章	苜蓿地的幽会	497
第 58 章	诺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	506
第 59 章	一份遗嘱	513
第 60 章	急 报	520
第 61 章	让睡鼠不再偷吃桃子	527
第 62 章	幽 灵	536
第 63 章	晚 宴	544
第 64 章	突然出现的乞丐	553
第 65 章	夫妻之间的龃龉	561
第 66 章	婚姻计划	569
第 67 章	检察官的办公室	577
第 68 章	夏季舞会	585
第 69 章	调 查	592
第 70 章	七月的舞会	600
第 71 章	面包和盐	608
第 72 章	圣梅朗夫人	612
第 73 章	誓 言	621
第 74 章	维尔福家族之墓	642
第 75 章	一封证明信	649
第 76 章	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	659
第 77 章	海 黛	668
第 78 章	亚尼纳特稿	684
第 79 章	一杯柠檬水	699
第 80 章	谁是凶手	708
第 81 章	一对冤家	713
第 82 章	小偷夜访	728
第 83 章	晚来的惩罚	738
第 84 章	波 尚	743
第 85 章	旅 行	748
第 86 章	审 问	757

第 87 章	挑 衅	767
第 88 章	羞 辱	773
第 89 章	夜	780
第 90 章	决 斗	786
第 91 章	母与子	795
第 92 章	自 杀	800
第 93 章	瓦朗蒂娜	806
第 94 章	真 相	812
第 95 章	父与女	821
第 96 章	订 婚	828
第 97 章	逃往比利时	837
第 98 章	钟瓶旅馆	842
第 99 章	法 律	851
第 100 章	幽灵显身	859
第 101 章	谁在下毒	864
第 102 章	瓦朗蒂娜	869
第 103 章	马西米兰	873
第 104 章	腾格拉尔的签字	880
第 105 章	公 墓	889
第 106 章	分享财产	899
第 107 章	狮 穴	911
第 108 章	法 官	917
第 109 章	审 判	925
第 110 章	起诉书	930
第 111 章	抵 罪	936
第 112 章	离 开	942
第 113 章	往 事	952
第 114 章	庇皮诺	960
第 115 章	罗吉·万帕的菜单	967
第 116 章	宽 恕	972
第 117 章	十月五日	977

第 56 章 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

基督山伯爵来到隔壁房间——就是巴浦斯汀所说的那间蓝色客厅。房间里有一位仪表堂堂、举止洒脱得体的年轻人，他是半小时前乘坐一辆出租马车过来的。这位个子很高的年轻人有着金色的头发、棕色的胡子、白皙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，当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，巴浦斯汀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因为伯爵事先描述过来客的长相。

此刻，这位年轻人很随意地躺在一张沙发上，手持一根镶金的手杖，正用手杖轻轻地敲着自己的皮靴。他一见到伯爵进来，马上立起身来，恭敬地问：“先生，您就是基督山伯爵吧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想必您就是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子爵先生吧？”

“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先生。”年轻人重复自己的头衔的同时，礼貌地向伯爵鞠躬致意。

“您是收到了一封介绍信，让您到这里来找我的吧？”伯爵说。

“是的，我还没有提起这一点，因为我觉得那上面的署名很奇怪。”

“水手辛巴德，是吗？”

“正是，但是我除了知道《一千零一夜》里那位名声显赫的辛巴德之外，从来不知道还有人也姓这个姓……”

“哦！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后代，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他是个英国人，很有钱，不过为人古怪得很，真名叫威尔玛勋爵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！我明白了，”安德烈说，“那真是太好了，他就是我在……啊……对！伯爵先生，我悉听您的吩咐。”

“如果您刚才说的都是实情，”伯爵微笑着说，“我希望您可以把您的身份和家里的情况讲给我听听。”

“好的，”年轻人从容不迫地接着讲述他的身份，他的记忆力很好，“我，正如您所说的，叫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，是巴尔托洛米奥·卡瓦尔康蒂少校的儿子。我们卡瓦尔康蒂家族的名字曾被刻在佛罗伦萨古代贵族名人录上，我父亲每年大

概有五十万的收入,还算富裕。但我们家屡遭不幸,我五岁的时候被一个忘恩负义的家庭教师拐骗走了,因此我已经十五年没能见到我的父亲了,等我长大懂事了、可以自由做主以后,我就一直在找他,但是毫无结果。直到收到您朋友的这封信,说我父亲在巴黎,并叫我亲自来找您了解他的情况。”

“说实在的,您讲的这些话非常有趣,”基督山满意地说,不过神情有些忧郁,“您按照我的朋友辛巴德所说的,把自己的心事都吐露出来是对的,因为您的父亲的确在这里,而且他也在找您。”

伯爵从走进客厅的那一刻起,一直都在注意这位年轻人的表情,他非常欣赏安德烈沉着的神情和镇定的声音;不过,一听到“您的父亲的确在这里,而且他也在找您”这两句很平常的话语时,安德烈却叫了起来:“我的父亲!您是说我的父亲在这里!”

“不用质疑,”基督山回答,“您的父亲,巴尔托洛米奥·卡瓦尔康蒂少校。”

年轻人脸上惊恐的阴云马上消散了,他说:“啊,是的!正是这个名字,巴尔托洛米奥·卡瓦尔康蒂少校,您说的是真的吗,伯爵先生?我亲爱的父亲真的在这里吗?”

“是的,先生,我还可以告诉您,刚才我们还在一起呢。他跟我讲起他的失子之痛,他的伤心、希望和担忧简直就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,我听后感动不已。直到有一天,他收到一封信,拐骗他儿子的那帮人说可以让他知道儿子的下落,还愿意把儿子交还给他,不过需要一大笔的赎金。您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派人把钱送到皮埃蒙特边境上,还带去了一张意大利的护照。我想,您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法国的南部吧?”

“是,我当时是在法国南部。”安德烈有些不安地答道。

“在尼斯有一辆马车在等您?”

“正是,我坐着这辆马车,从尼斯经热那亚到达都灵,又从都灵经尚贝里到达波伏瓦赞,再从波伏瓦赞来到了巴黎。”

“照这样看来,那么您的父亲应该在路上遇到过您,因为他走的也是那条线路,每个站点都一样。”

“即便是我们相遇了,恐怕我的父亲也认不出我了,毕竟从我们失散到现在,这么多年了,大家都变化了很多。”安德烈说。

基督山说:“还有一件事情,您父亲放心不下,就是您在失散的这些年里,那些拐骗您的人是怎样待您的,有没有尊重您的身份?还有,您在精神上承受了比肉体更痛苦的折磨,他想知道您良好的本性有没有因此受到损伤,您是否还能重新在社交界取得并保持您应有的地位?”

“先生，”年轻人有些瞠目结舌，“我希望没有什么谣言……”

“我第一次是从我的慈善家朋友威尔玛那里听说您的，想必他第一次和您见面的境况也不会很愉快，但我并不想多问，也从没问过他，因此实际情况我并不了解。他很同情您所遭遇的不幸，肯定是您的情况很特殊才引起了他的关注。他告诉我，他要让您恢复您应有的地位，一定要先找到您的父亲。他真的去找了，当然也真的找到了，因为您的父亲现在就在这儿。然后，我的朋友通知我，说您要来了，并且托我为您办一些事情，我知道我这位朋友行事古怪，但他对朋友很真诚，而且富有得跟拥有一座金矿似的，即使他按照自己怪异的性格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，也不会使自己倾家荡产，所以我答应了他的委托。现在，我以受托人的身份问您一个问题，请您务必不要介意。我知道，您所遭遇的不幸都是身不由己，因此这丝毫不会减少我对您的敬意，按照您的财产和名分，您在交际场上会是一个显赫的人物，我担心的是，那些不幸的遭遇会不会使您对将要踏入的社交界感到茫然失措？”

“先生，”年轻人回答，就在伯爵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他的自信心渐渐恢复了，“这方面，您不用担心，那些拐走我的人，一心想要把我卖给我的父亲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为了从我的身上捞到更多的钱，他们让我保持了我的身份和天性，而且他们尽一切可能地提高我的身价，因此我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这好比小亚细亚的奴隶主花钱培养奴隶一样，他们把奴隶培养成为语法老师、医生和哲学家，然后就可以在罗马市场上卖个好价钱。”

基督山满意地笑了笑，他似乎没有料到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先生竟如此机灵。

那位年轻人接着说：“况且，哪怕我在教养和礼节上有不足的地方，人们会念及我幼年时代就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而谅解我的。”

“好吧，”基督山漫不经心地说，“悉听尊便。子爵，您的事情您当然有权做主，而且这与您的利益相关，不过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会把这些遭遇埋藏在心里，一个字都不会说。您的身世和遭遇好比一个传奇故事，尽管人们喜欢翻看两张黄纸封面夹着的传奇故事，但奇怪的是，人们对于活生生的故事，却不大相信，哪怕是出自像您这样的显赫人物之口。因此我想提醒您，子爵先生，如果您对别人说起您那动听的故事，话还没说完，马上就会传得满城风雨，谣言四起。人们不会把您看做一个被拐走而又被赎回的孩子，而是把您看作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暴发户。您的经历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，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品头论足的话题，不过，这终究不是您所希望的吧？”

“您说得对，伯爵先生，我的确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。”年轻人说道。由于

基督山直直地盯着他，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变得苍白起来。

“但是，您也不用极力掩饰您的不幸，因为越是极力掩饰，往往最后会得到相反的结果。您应该采取一种简单的行动计划，这对于如此聪明的您来说太容易了，而且非常有必要这么做，您还应该结交一些朋友，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您过去的卑微生活的偏见。”

安德烈顿时显得慌张无措。

“我本来可以做您的担保人，”基督山说，“但我的天性决定了我甚至对我最好的朋友都有所质疑，而且很希望他们对我也是这种态度，因此，我要是违背我的原则为您做保的话，等于是在演戏，搞不好会被人嘲笑的。”

“但是，伯爵先生，”安德烈说，“威尔玛勋爵介绍我来找您，您看在他的面子上……”

“哦，当然，”基督山打断他的话，“我亲爱的安德烈先生，不过威尔玛勋爵告诉过我，您的青春生活一直风波不平，但我并不要求您向我说明。再说，正是为了不让您再有求于任何人，我才请您的父亲从卢卡赶过来。您马上就可以看到他了，他可能有点拘谨和古板，不过多半是因为穿着制服的原因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要知道，他可是长期在奥地利军团服役。我们通常对奥地利人的要求都不苛刻。总之，您等一下就可以见到您的父亲了，我向您保证，他是一位很体面的人。”

“啊，先生，您这话让我放心了，我们已经离散了这么多年，所以我对他已经没有印象了。”

“而且，您也知道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巨大的财富可以弥补很多问题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的父亲很有钱，是吗？”

“他可是大富翁，年收入高达五十万利弗尔。”

“那么，”年轻人急迫地说，“我的境况会很不错了？”

“再好不过了，我亲爱的先生，您住在巴黎的期间，他每年会给您五万利弗尔。”

“要真是这样，我愿意一辈子住在这儿。”

“凡事都在变化当中，我亲爱的先生，‘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’。”

安德烈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说：“不过，在我不得不离开巴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您确定我可以拿到您刚才所说的那笔钱吗？”

“肯定可以。”

“从我父亲那里拿吗？”安德烈不安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您可以跟您父亲要，那笔钱由威尔玛勋爵作保，他已经按照您父亲的意思，在腾格拉尔先生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每月可支取五千法郎的账户。这家

银行是巴黎最有信誉的银行之一。”

“我父亲会长住巴黎吗？”安德烈问。

“只待几天而已，他的职务决定了他的假期最多三个星期。”

“噢，我亲爱的父亲！”安德烈高兴地叫道，显然他是因为父亲会在短时间之内离开而高兴。

“所以，”基督山故意装作误解了他的意思，“我不再耽误你们见面的时间了，您准备好拥抱您敬爱的父亲了吗？”

“我希望您对此不要有任何的怀疑。”

“那么，您去吧，就在隔壁的客厅里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您的父亲在那里等着您。”

安德烈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便向隔壁房间走去。

基督山一直注视着他，直到他进门，然后伯爵用手按了一幅画，这可不是一幅简单的画，只见画框滑开了一小块儿，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一条缝隙，从那里可以看见隔壁客厅里的所有情形。

年轻人随后把门关上，向少校走去，少校已经站起身来了，因为他刚才听到了脚步声。

“噢！我亲爱的爸爸！”安德烈大声地喊道，好让隔壁房间里的伯爵听到，“真的是您吗？”

“你还好吗？我亲爱的儿子？”少校很庄重地说。

“经过这么多年的骨肉分离，”安德烈依然大声地说道，并瞅了一眼那扇房门，“现在终于重逢了，多么令人高兴啊！”

“是啊，骨肉分离这么多年。”

“我们拥抱一下吧，爸爸。”安德烈说。

“好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的孩子。”少校说。

两个男人各自把头搁在了对方的肩膀上，像演戏一样拥抱在一起。

“我们终于团圆啦！”安德烈说。

“团圆啦！”少校说。

“永远不再分开了吗？”

“哦，我想，这一点可不行，我亲爱的儿子，你在法国生活习惯了，已经把这当做你的故乡了吧？”

“说实在的，”年轻人说，“要我离开巴黎，我会很难过的。”

“而我，你要知道，我是不允许长期离开卢卡的，我必须尽快地回意大利去。”

“我亲爱的爸爸，在您走之前，您一定要把能证明我身份的那些文件交给我。”

“这还用说,我这次就是为了这事才特意过来的,为的就是把那些文件交给你,我找你已经找得够辛苦了,不想再找一次了,要不然我的老命都得耗在这上面。”

“那些文件在哪儿呢?”

“在这儿。”

安德烈一把抢过了父亲的结婚证书和自己的受洗证明书,急不可待地翻开——这种举动对于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来说是很自然的——他迅速地扫视了一遍,从他的表情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对文件的内容很感兴趣,而且经常看这一类文件。看完以后,他的脸上流露出难以言表的兴奋。他的脸上还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,用非常地道的托斯卡纳语说:“这么说,意大利已经废止划船的刑罚了?”

少校挺直了身子。

“什么?你怎么会问这个?”少校问道。

“我最最亲爱的爸爸,伪造这些文件可是犯法的,在法国,只要伪造一半,就一定会被送到土伦,去呼吸那里五年的新鲜空气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少校竭力保持他庄重的神情。

“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,”安德烈友善地按住少校的手臂说,“您做我的父亲,他们给了您多少钱?”

少校刚想开口。

“慢!”安德烈压低了嗓门接着说道,“我给您做个榜样,让您放心,他们一年付给我五万法郎做您的儿子,因此,我是不会否认您是我父亲的。”

少校神色慌张地朝四周看了看。

“您放心,这里只有我们两个,”安德烈说,“况且,我们用的是意大利语。”

“哦,我么,”少校说,“他们也给我五万法郎。”

“卡瓦尔康蒂先生,童话中的故事您相信吗?”

“我从前不相信,不过现在不得不信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您有依据?”

少校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来。

“你看,”他说,“这不是吗?”

“这么说,您觉得伯爵的诺言是可信的?”

“我是相信他的。”

“您真的相信他会信守诺言?”

“我当然相信,不过,我们也必须遵守信上的要求,继续演戏,我演慈祥的

父亲……”

“他们让我做您的儿子，那我就得演一个顺从的儿子。”

“你说的‘他们’是谁？”

“天知道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过我指的是写信给我的人，您也收到了一封信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谁寄给您的？”

“一个什么布佐尼神甫。”

“您不认识他？”

“不认识，我从来都没见过他。”

“信上怎么说？”

“你不会出卖我吧？”

“您放心，您也知道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”

“那你自己看吧。”

于是，少校把一封信递给了年轻人。

安德烈低声念道：

凄凉的晚年等待着穷困潦倒的您，现在，您想不想发财或者至少能让自己独立生活？那就立刻赶往巴黎吧，去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门牌的基督山伯爵府邸找您的儿子，是您和科西纳利侯爵小姐所生的孩子，五岁时被人拐走了，他名叫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。

为了表示写信人的诚意，消除您的疑虑，随信附上：

一张两千四百托斯卡纳利弗尔的支票，请到佛罗伦萨高齐那里兑现；

一封致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，在信中我已经委托他给您四万八千法郎；

务必记住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到达伯爵府邸。

布佐尼神甫

“一样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少校问道。

“我是说我收到的信跟您的一样。”

“你的也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也是布佐尼神甫寄来的？”

“这倒不是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一个叫威尔玛勋爵的英国人，署名水手辛巴德。”

“您也不认识他，就像我对布佐尼神甫一无所知一样。”

“不是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要比您好一些。”

“你见过他？”

“是的，见过一次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啊！这一点就不能告诉您了，要是告诉了您，您知道的就跟我一样多了，我可不愿意这么做。”

“那信上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您自己看吧。”

“暗淡的前途正等着穷困潦倒的您，您想不想发财或者成为身份高贵的人？”

“天啦！”年轻人不屑地说，“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？”

少校接着念：

那就到尼斯去吧，在热那亚门有一辆马车等着您，经都灵、尚贝里、波伏瓦赞到巴黎。然后到香榭丽舍大道基督山伯爵府邸找您的父亲，您是卡瓦尔康蒂侯爵和奥丽薇亚·科西纳利侯爵小姐的儿子。侯爵将给您一些能证明您身份的文件，您可以凭借这个姓氏顺利地进入巴黎社交界。

至于您的身份，每年五万利弗尔的收入足够维持您的生活。

随信附上：

一张五千利弗尔的支票，您可以到尼斯费里亚银行兑现。

一封致基督山伯爵的介绍信，我已委托他为您提供一切所需。

水手辛巴德

“太好了！”少校说，“你已经见过伯爵了吗？”

“我刚从他那边过来。”

“那他对信上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怀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完全不明白。”

“其中肯定有一个人受骗了。”

“总不会是您，或者我吧？”

“肯定不是。”

“嗯,那么……”

“这个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。”

“对,我正想这么说,我们只需要把戏演好就是了。”

“是的,我会演好我的角色的。”

“对这一点,我毫不怀疑,我亲爱的爸爸。”

这个时候,基督山朝客厅走去。听到他的脚步声,两个男人马上搂抱在一起。伯爵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还抱在一起。

“啊!侯爵,幸运之神把儿子送还给您,您非常高兴吧?”

“噢!伯爵先生,我实在太高兴了。”

“那您呢?”基督山转过去问那个年轻人。

“我?我当然很高兴了。”

“幸福的父亲!幸福的儿子!”伯爵说。

“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有些难过,”少校说,“我必须马上离开巴黎了。”

“啊!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,”基督山说,“我希望能把您介绍给我的几位朋友,大家相互认识一下,希望您见过他们之后再动身。”

“悉听尊便,先生。”少校说。

“那么,先生,”基督山对安德烈说,“现在说说您的情况吧。”

“跟谁说?”

“噢,当然是说给您的父亲听呀,说说您的经济情况吧。”

“啊!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”安德烈说。

“您听到了吧?少校?”

“当然听到了。”

“那您明白了吗?”

“完全明白。”

“您儿子说他需要钱呢。”

“噢!您看我怎么办呢?”少校说。

“您当然应该给他钱啊!”

“我?”

“对,您!”伯爵边说边向安德烈走去。

“拿着。”伯爵把一包钞票塞在年轻人的手里。

“这是什么?”

“您父亲给您的。”

“我父亲给的？”

“是啊，您刚才不是说需要钱吗？他托我给您的。”

“这是我收入的一部分吗？”

“不，这只是您在巴黎的安家费。”

“噢！亲爱的爸爸真是太好了！”

“别这么大声！”基督山说，“他不想让我告诉您这钱是他给您的。”

“我非常理解他对我的关怀。”安德烈说着，急忙把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
“好！二位，祝你们晚安。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幸再见到您呢？”卡瓦尔康蒂问。

“噢！对！”安德烈说，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荣幸地见到您呢？”

“星期六，要是你们……哦……我想想……对，星期六晚上，我将在奥特伊村喷泉街二十八号的别墅里宴请朋友，其中就有我向你们说到的腾格拉尔先生，我必须把你们介绍给他，他认识你们之后才能提钱给你们。”

“要穿礼服吗？”少校怯生生地问。

“哦，当然！”伯爵说，“制服，十字勋章，束脚裤，一样不能少。”

“那我穿什么呢？”

“哦，很简单，像您这样的有钱人，穿着上愈不加修饰愈好，黑裤子、黑皮鞋、一件黑色或者蓝色上衣搭配白色背心，再戴一个大领结最好。您的衣服可以到布林或维罗尼克那儿订做，要是您不知道他们住哪里，巴浦斯汀会告诉您的。如果您想买马的话，可以到德弗那儿去买；要是想买四轮敞篷马车，可以到巴蒂斯特那儿去买。”

“我们几点钟来？”年轻人问道。

“大概六点吧。”

“我们一定准时到。”少校说。

这对“卡瓦尔康蒂父子”向基督山伯爵鞠躬告辞。

他们走后，基督山走到窗前，看着他们手挽手走出庭院。

“这两个活宝！”他说，“可惜他们不是真的父子！”沉思了一会儿，基督山说道：“走，去莫雷尔家！厌恶比仇恨更让人闹心！”